蜀山劍俠傳/0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七回　抱不平 余英男神針禦寇　尋仇隙 魏楓娘飛劍傷人

下一回▶

大家正說得高興，忽聽芷仙在牀上大叫道：「姊姊們千萬提攜我這苦命妹子呀！」衆人知她夢中囈語，境由心生，俱都可憐她的遭遇。尤其靈雲，自從遇見芷仙，便覺她性情溫和，英華內斂，談吐從容，動人憐愛，不由得點了點頭。英瓊在這空山古洞之中，寂寞慣了的人，一旦涉遠山川，迭經奇險，死裏逃生回來，得了許多飛行絕迹、本領高強、同自己差不多的劍仙，來常共晨夕，喜歡得不知如何纔好。一會兒指揮猩猩幫着她打掃牀榻，一會兒又去燒鍋煮水弄飯弄菜，把過年時在城內買的那些年貨俱搬出來，請大家食用，又把四壁宮燈點起，忙了個不亦樂乎。逗得若蘭、金蟬高了興，也幫她忙進忙出。中間還夾着一個大猩猩蹦前蹦後，顯得四壁輝煌，人影幢幢，滿洞生春，笑語喧譁，非常熱鬧。靈雲、朱文雖然斷絕煙火，但是也還不禁飲食，禁不住英瓊勸客情殷，每樣都用了些。英瓊又去看了看芷仙，見她睡得正香，知道她多少夜不得好睡，昨晚熬了一夜，路上受了許多辛苦顛連，便不去喚她，祇與她留下些喫的，竈中添上火，準備她醒來食用。自己仍同大家圍坐，計議明早用紫煙鋤去掘開通往凝碧崖的後洞。

英瓊又把同余英男交好之事說了一遍。靈雲道：「她就是寒瓊仙子廣明師太和女韋護廣慧師太的徒弟麼？自從那廣明師太誤收了神手比丘魏楓娘做徒弟，把平生本領不惜盡心傳授。誰知那魏楓娘在新疆博克山十年冰雪寒風中，將廣明大師獨創的天山派法術學成以後，假說奉了師命，到西南各省收羅弟子，光大門戶，其實卻是仗着本領，到處淫惡

不法。又收了西川的黃驌、薛萍、錢青選、伊紅櫻、公孫武、厲吼、仵人龍、邱舲等男女八魔做徒弟，愈加胡作非爲起來。氣得廣明師太從新疆博克大坂趕到四川尋她時，被她約來西藏魔教中一個慣使妖法害人，名叫布魯音加的番僧，埋伏在她的巢穴之中，假說請師父去賠罪悔過，由那妖僧暗中用烏鴆刺，廢了廣明師太左臂，還算見機尚早，得逃性命。廣明師太逃出來後，因爲她素來好勝，喫了徒弟的虧，雖然恨在心裏，卻不好意思尋人報仇，反倒避在一旁，裝聾作啞。那魏楓娘見師父都不敢管她，越加無惡不作。去年被家母同餐霞大師在成都城外將她殺死，八魔纔害怕，躲往青螺山斂迹，輕易不敢出頭。事後廣明師太寫信來道謝家母同餐霞大師替她清理門戶，並說她因誤中孽徒暗放毒刺，不久便要圓寂，又說她還有兩個徒弟，甚是不才，祇有一個徒弟很好，名叫余英男，可惜不是空門中人，現在她師弟廣慧門下，請家母同餐霞大師便中照應等語，想必就是此人了。」

英瓊道：「她祇說幼遭孤露，五六歲被惡嬸趕將出來，倒在大雪之中，醒來已在一個山洞內，旁邊還生着火，面前站定兩個尼姑，一個年紀較長的，先收她做了徒弟。不多幾天，那年紀較輕的，忽然要告別回山，行時對年長的說道：『此女資質甚好，師兄莫再把她誤了啊！』那年長的聞言，嘆了口氣說道：『你既如此說，你就把她帶了走；我救她一場，算是我記名徒弟。』說完，便叫英男重又拜師。英男拜罷剛站起身來，那年輕的便解開僧袍，將她抱在懷內。她覺着有些氣悶，還未說出，忽覺身上寒冷。偷偷用小手拉開袍縫一看，祇見下面盡是白雪雲霧從腳下飛過。她雖然年幼，已猜出這兩個師父都不是凡人，又喜歡，又害怕。如是過了好半天，纔落到一個山上。她新認的師父已覺察出她在半空中往下偷看，笑對她道：『你看在雲霧中奔馳，好玩麼？』她也是福至心靈，當時便跪下求救。她師父道：『早呢，早呢。你先認的那個師父，名叫廣明。我叫廣慧，是她的師弟。我倆都不是教你的人。不過你同我二人有緣，所以被我二人將你援救到此。你要從我兩人學本領，便會走入旁門，反誤了你。不如等你機緣到時，再說吧。』當時英男同她師父還不大熟，又是小孩子，見師父不允，也就罷了。後來英男年長一些，屢次跟她師父出門，飛來飛去，仗着她師父非常疼愛，便執意要學。她師父被她磨不過，纔教她坐功練氣，及許多輕身擊劍之法。又過了幾年，她見她師父能在二三十里外飛劍取人首級，又打得一手好梅花針，她又磨着要學。她師父道：『我教你打坐馭氣，便是學飛劍的根底，那是從峨眉派一個好朋友處問來的，與我的飛劍不同。我的飛劍實是旁門，因爲克欲功夫不純，你的資質太好，反誤了你。』執意不教。她又要學那梅花針，她師父道：『你這孩子，真是見一樣，要學一樣。這原是我一個救急防身的東西，你既一定要學，好在於你現時用的內功並無妨礙，就教與你吧。』

「英男學成梅花針以後，在四五年前，她隨廣慧師太在西川路上，遇見一夥強人，劫一個鏢客的鏢。那強人劫了鏢，還要將保鏢的人衆殺死。英男好生不服，便請她師父上前打抱不平。她師父道：『你不要忙，自有人出頭的。這些強人，還是自家人呢。』說罷，果然看見路旁縱出一個壯士，先替那鏢客求情，那夥強人不允，動起手來。那壯士武功雖好，怎耐強人太多，堪堪寡不敵衆。英男氣恨不過，在暗中對那夥強人放了一把梅花針，那夥強人纔敗了下去。她師父見她放針出去，急忙帶了她回到山上，埋怨道：『你怎麼愛闖禍，你看那壯士雖然不能抵敵，那旁邊樹林內還隱着一個能人呢，何苦我們結怨作甚？』說罷，便對英男道：『三五日內，如有人來問我，便說我病了十來天，好多日不曾下山。不論來人怎樣無禮，不可輕舉妄動，以免再生事端。那來人不久便有人收拾她，她雖萬惡，何苦我們自殘呢？』果然到了半夜，廣慧師太忽然真病起來。倒把英男急得要死，日夜衣不解帶地服侍。到了第三天，果然來了一個女子，直闖進來，首先看見英男，便冷笑道：『我聽說我那老不死的師父在雪堆中救出一個女花子，想必就是你麼？』英男年輕氣盛，見那人盛氣洶洶，剛要質問她爲何出口傷人，廣慧師太已在裏面呻吟喚道：『外面是哪位道友來了？恕我病中懶於行動，請進來吧。』那女子聞言，又冷笑一聲，闖進室內。英男在外偷聽，祇聽廣慧師太與來的女子辯論了好半天。那女子一口咬定，各派劍仙中，使用這一種梅花針的，祇有她師父同廣慧師太，現在真憑實據在此，如何不認？口氣非常強硬，咄咄逼人。廣慧師太卻說自己因誤食山中藥草，已病倒十來天，聲音非常低弱，好似病勢越發沉重。英男心如刀割，剛走進房，廣慧師大忙對她使眼色，祇得重又退出。那女子爭論了一陣，半信半疑，說是還要去查訪放針人下落，並要用飛劍去殺那壯士。出來時，一眼看見英男，眼中閃出兇光，硬要英男送她出洞。英男剛要倔強，又聽廣慧師太在內說道：『你這賤丫頭，來了幾年，連甚麼也沒學會，枉自生了一副聰明面孔。你師姊叫你送她，你也不肯，你就那樣懶麼？』英男上山以來，從未受過師父責罵，一聞此言，猜是病人肝火太旺，不好不依，祇得忍氣吞聲，送那女子出洞。那女子走了不幾步，忽然回頭叫道：『你這小鬼丫頭！這事定是你偷偷乾的吧？』說罷，手揚處，便有兩道青光飛來。英男見那女子下毒手施放飛劍，嚇得往房內飛跑，連喊師父救命。剛剛跑到病榻之前，廣慧師太一伸手，便把她攬在懷裏，祇說：『你師姊嚇你的，不要害怕。』英男等了半晌，不見動靜。廣慧師太忽然站起說道：『這個業障，真正可殺不可留了！』

「英男再看廣慧師太，面容依舊紅潤，哪有甚麼病容。身後青白光已不知去向，還疑是來人飛劍已被師父收去，好生奇怪。正想問時，廣慧師太道：『來的那女子，名叫神手比丘魏楓娘，是我師兄廣明師太以前的得意門徒。那中梅花針的強人，便是她手下黨羽。我知道你闖了那禍，她一定看出梅花針是我獨門傳授，要尋我們的晦氣，故此纔將真氣

內斂，裝病哄她。不想由此倒看出你一番孝道，越發令我歡喜。她進門時，本不信我的話，反因你一臉愁苦之容，錯疑我生病，纔相信我果不曾下山。又見你一身仙骨，滿臉英姿，以爲你已將我劍術同梅花針學成，私自下山，抱打不平，纔逼你送她，放出飛劍，試你一試。你如果已會飛劍，勢必也放劍抵敵。她已盡得我師兄所傳，漫說是你，我也不好對付。我不想因不願你學旁門劍術，不曾傳授，你自然不會，無法抵敵，逃了進來。她這人雖萬惡，卻從不肯親手殺一個無能力抵抗的人，因此纔未下毒手。反越加相信我師徒果然不曾離山，收了劍光，又尋旁人晦氣去了。這賤婢如此驕橫，目無長上，惡貫已盈，不久便遭慘劫。我師徒也犯不着慪氣，由她將來自作自受吧。』

「英男姊姊因了這一次小風波，練劍之心越急，日夜運用內功。叵耐廣慧師太到如今，也未把飛劍口訣傳授給她。在我離開峨眉之前，常同她見面，承她教給我許多打坐刺劍之法，有好些頗與仙師妙一夫人所傳相似。她並說不久便要搬來與我同住。等我明日陪着諸位姊姊哥哥，把凝碧崖這條道路打開，再去接她來同住吧。」

靈雲聞言，也甚贊同。

自己師兄妹，頭一次聚在一處暢談，大家越談越起勁，一個也不去做功夫，也不去安歇，一直談到天明。牀上芷仙睡了一夜，業已醒轉，見洞口透進來的曙光，還疑是月色。見衆人俱在圍坐暢談，急忙翻身坐起道：「諸位姊姊，天到甚麼時候了，怎麼還未去睡？」若蘭道：「天都亮了，你還睡呢。我們昨晚暢談了一夜，誰也捨不得走開，偏你一人好睡。」芷仙聽說天明，急忙爬下牀，說道：「我昨日也不知怎會那樣睏法，原想倒下去稍歇一歇，竟會睡得那樣死法。可是諸位姊姊也都受過好多日辛苦，倒一絲也不睏，真可算得龍馬精神了。」英瓊道：「你哪裏知道，漫說姊姊們劍術已成，就連我不過稍微懂得一些坐功，常時三五晚不睡，也不當要緊，這有甚麼稀奇？」說罷，見衆人不會再睡，一會兒便要去開闢凝碧崖通道，興沖沖跑到後面去燒水煮粥去了。那猩猩睡伏在石桌旁邊，見主人入內，便也跟了進去，幫着燒火打水。一會兒工夫，先將水燒好，取出與大家盥洗。若蘭、金蟬覺着好玩，便也跟進去幫英瓊動手。芷仙更是連臉都不洗，先替英瓊將杯箸等類擺好。

大家忙了一陣，英瓊將粥煮好，切了一盤臘味，又取了一大盤鹹菜捧將出來。金蟬、若蘭最愛喫那臘味，讚不絕口。朱文笑對金蟬道：「九華雖然清苦，辟邪村玉清大師頗預備許多葷素喫食，我不信這一趟莽蒼山，會把你變成一個饞癆鬼。今天纔到李師妹家中第二天，也不怕人家笑話。」說罷，抿着嘴，用兩個指頭在臉上刮。金蟬見朱文羞着笑

他，便也反脣相譏道：「朱姊姊你還不是不住口地喫鹿肉，還說我呢。當心把神鵰的糧食喫完，神鵰不依吧。」朱文正要還言，英瓊見二人鬥口，忙道：「朱姊姊、金哥哥愛喫臘味，我還多着呢。即使喫完，祇要叫我金眼師兄出去幾趟，便能捉得好幾個回來。我們都跟親手足一樣，誰還笑話不成？」朱文冷笑道：「我不過見他喫得野相，好意勸他幾句，他反倒來說我。這類煙火食，我一年也難得喫上兩回，因見李姊姊勸客情殷，又加上頭一次喫鹿肉，覺得新鮮，纔拿兩片撕着就稀飯。誰似他狼吞虎嚥的，這一大盤倒被他喫了一多半。爲好勸他兩句，還反說人喫不停嘴，喫你的麼？」金蟬見朱文嬌嗔滿面，便低下頭祇顧喫，不再言語。

靈雲是一向看他二人拌嘴慣了的，也不去答理。見大家都喫得津津有味，便也取了筷子夾一片慢慢咀嚼，那一股燻腊之味竟是越喫越香。笑對金蟬道：「無怪你們爭喫，果然這鹿肉很香。英瓊妹子小小年紀，獨處深山，居然佈置得井井有條，甚麼飲食設備樣樣俱全。與若蘭妹子一樣，都是那麼能幹，叫人見了又可愛又可敬。要像這種殷勤待客，怕不賓至如歸，把山洞都擠破了麼？」若蘭見朱文、金蟬拌嘴，在旁邊也不答言，祇顧喫。這會兒聽靈雲讚她能幹，便笑道：「姊姊怎麼也誇獎起我來？我哪一點比得上諸位姊姊？不過平日仗着先師疼愛，享享現成的罷了。」

這時朱文停箸不食，坐在那裏乾生氣。金蟬不時用眼看着朱文，想說甚麼，又不好說出似的。英瓊惦記着那隻神鵰，匆匆在後面取了兩隻鹿腿，出洞餵鵰去了。芷仙怕他二人鬧僵，看他二人神氣，知道金蟬業已軟化，容易打發，便勸朱文道：「姊姊不要生氣，招呼涼了，不受喫。」還要往下說時，靈雲忙攔道：「我們休要勸他們，他二人是這樣慣了的。」朱文誤會靈雲偏袒金蟬，本想說兩句，猛想起靈雲患難中相待之德，不便出口，越發遷怒金蟬，假裝看鵰，立起身來，獨自行出洞去。金蟬見朱文出洞，知她心中不快，訕訕地立起身來，也跟了出去。若蘭天真爛漫，還不曾覺察。芷仙年歲較長，見他二人這般情況，已然看出他二人情感與衆不同。暗想：「原來劍仙中人，一樣也有男女之愛。」不由想起自己的未婚夫婿羅鷺來，好生傷感。靈雲見芷仙儘自發呆，便勸慰她道：「姊姊有何心事，這樣愁悶？何妨說將出來，我們多少也可替你盡點小力。」芷仙道：「妹子自遭大難，萬念皆灰，恨不如死。多蒙恩師救援，得同諸位神仙姊姊長聚一處，真是平生之幸。不過妹子天生薄質，深恐學道不成，有負恩師同諸位姊姊一番厚意罷了，哪裏有甚麼心事？」靈雲見芷仙不說，便也不去強她。

這時若蘭業已喫完，便對靈雲道：「天已不早，我去將師兄同二位師姊請回來，商量開闢凝碧崖吧。」說罷，跑出洞去一看，祇見英瓊一人站在崖邊凝望，便問朱文、金蟬二

人去向。英瓊道：「我想叫金眼師兄去請英男姊姊，在這裏等它回來。適纔朱姊姊出來，同我說了幾句話，見師兄出來，便帶了猩猩往崖後走去，師兄跑在後面，想是到崖後採梅花去了。」